

抽丝：周梦蝶诗文的讨论

李珂熠*

2024 年 4 月 8 日

摘要

周梦蝶可以称得上是台湾现代诗歌乃至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作家之一，其“成为诗人”的历程与其他几位大众耳熟能详的诗人(如余光中、西川等)有很大差异。或许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其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读诗一众（不妨再算上附庸风雅的一群）的视野中，不仅他的诗作在形式上、内容上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尤其佛教文字）的影响，其人也同样透着一种“苦僧”的气质。但这种长久形成的视角在事实上是有很多遗漏之处的。它忽视了诗人其人的复杂性，模糊地一概将其视为自身（诗歌受众）某超脱幻想的实证。本文试图脱离这种幻想，更客观的讨论周梦蝶的诗歌作品。

1 引子:曾参杀人

此处录下周梦蝶旧友周鼎赠与他的一首贺诗中一小部分作为本文的引子，也作为对本文讨论视角的一种提示。

周梦蝶

杀人

亦如曾参杀人

此诗大致通过讲述周梦蝶曾经参加国民党青年军的事实，着重刻画出“肩上扛着枪的周梦蝶”这一形象的矛盾与荒诞之处，故最终归纳为一个简单的结论：“周梦蝶杀人了”听上去就像“曾参杀人¹了”一样令人不予置信，甚至透出一些诙谐幽默的感觉。后文的讨论，基本上建立对这种矛盾感受的分析之上。

*学号：3020208134。

¹实际上，对于了解这个典故内容的人，此诗传达出的内涵则更加微妙。

2 孤独国主：一场注定的入侵

1959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²同年，中国台湾“蓝星诗社”的诗人周梦蝶发表了首部个人诗集《孤独国》。整体来看，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从个人视角及立场出发，这种写作习惯延续多年，在他之后的作品中也有相当的体现（不过这是后话了）。

这一视角/立场是讨论文艺作品时难以避过的。引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的一句话：“你不去找政治，政治就会来找你。”纵观历史上中外诗人群体会有此发现（中国古代具备作诗能力的多少扮演着政治体系³中的某角色，故此处略过）：在政治立场的干预下，诗人的个人形象不知为何显得更加立体。聂鲁达⁴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比如与周梦蝶在时空上有高度交集的诗人余光中，尽管在诗作上追求“美”的主题，也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立场。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严厉的意识形态审查和限制的环境下，他针锋相对的拒绝表态支持。我们也能从他对周梦蝶诗歌的评价⁵中看出这一点：

“他这种诗人在大陆是不太容易出现的，香港也不容易出现，就是在武昌街才会出现。如果在大陆，像他这样的文人在文革、文革以前根本是个反动分子，一定不会让他继续在武昌街摆书摊的……”

与之相对的，周梦蝶无论在诗作还是为人处事之上，并未表现出相近的特征。一方面原因，是社会地位地下。他自从军队退役便于武昌街摆摊买书（自然顺手读书），没有像其他诗人如郭沫若等身居行政体系要职，也没有直接的参与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中去。他对自身在现实世界处境的认知也没有逾越“下等人”⁶这一范畴。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个人性格。从经历来讲，他并不是没有遭受过来自强制力的大不公。在他的讲述中，他

²引自共产党员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9

³此处不用“官僚体系”一词，是将柳永这类“偶失龙头望”的看似官僚体制反叛者的角色一并划入政治体系中。

⁴“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⁵摘自采访，为保持语句通顺略有修改。

⁶来自书摊周围一位老板娘口中。“当然这是没有恶意的。”他在之后将这一对话引为笑谈。

提到他的原配妻子被军队逼着改嫁并之后中风身亡一事时，愤慨溢于言表。但他选择避之不谈，如同他在诗作《我选择》⁷中写道：

我选择电话亭：多少是非恩怨，虽
经于耳，不入于心。

如同一张音乐专辑中常有“同名主打歌”，《孤独国》中有一篇同名诗作，也能称得上是这部诗集的“主打诗”，内容如下：

昨夜，我又梦见我
赤裸裸地跌坐在负雪的山峰上。
这里的气候黏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口处
（这里的雪是温柔如天鹅绒的）
这里没有騷骚的市声
只有时间嚼著时间的反刍的微响
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
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
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
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
这里白昼幽阒窈窕如夜
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
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诗和美
甚至虚空也懂手谈，
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
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
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皇。

总体上来讲，此诗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国度，名为“孤独国”。全篇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前两行为一部分，中间十三行为一部分，最尾两行为一部分。本文将按照这样的划分来讨论这一诗作，在各部分的讨论中这一划分的依据也就不言自明了。

⁷此诗在形式上仿照诗人辛波斯卡之作品，后者中有此句广为流传：“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在第一部分，诗人以记叙的口吻（如同日记或讲述）实际上引出了“孤独国”的整体概念。但倘若读者是第一次读到这篇诗作，对后文没有预先的了解，则只好权当一梦。诗人明确的指出此国度之虚构而非用暗示的方式。后者以《桃花源记》为典型例子，借用“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的句子来暗示前文中描述的理想社会全系虚构且不可追寻。与之相反，诗人在开篇处就写道：“昨夜，我又梦见……”点明全系梦境，而梦这一概念有大有其隐喻发挥的空间。诗人笔名“周梦蝶”中的“梦蝶”显然出自庄周梦蝶一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个故事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庄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醒来后没有直接断论“我是庄子而不是蝴蝶”，且他没有将“我”与“庄周”等同起来。带着这个观点，读者即可更深一层的体会诗人为“孤独国”赋予的梦境身份。对这一身份最好的描述方式则是采用诗人“如饥如渴”的佛教作品中常用的带些诡论色彩的语言。效法《心经》⁸中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句，则可以将其描述为“不真不假不有不无”或“非有非非有”。其中“非非有”也通过诗文中的“又”字传达出来——与桃花源不同，此地他曾以梦的形式来过，并之后再来。而之所以在前文中提到这部分给出了“孤独国”的整体概念，则在于此诗的第二行。周梦蝶擅长使用文字、词语的排列来传达本不能被直接描述的情感。换言之，颇似禅宗公案中的“指月⁹”一事。这里使用排列一词，则是着重强调虽然此句诗文内容上来看是一个连贯流畅的动作或依附动作而生的场景，没有任何（这一论断可能有些令人疑惑）实际语义价值。故此处描绘了（在读者的视角上）见诗人跌坐于有积雪的山顶的场景。这一场景自然而然传达出诗人感触中的孤独、欲付之笔端的孤独。同时这孤独也有别于现代饮食男女找不到朋友、伴侣、家人的孤独，带有一种“遗世而独立”的意味。

中间这一部分则全由描述性的句子组成。这些句子又能分为两类：其一为如“这里……”这样对此地直接的形容；其二为由“这里没有……只

⁸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⁹无尽藏尼对慧能说：“你连字都不识，怎谈得上解释经典呢？”慧能回答：“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真理好像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手指可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是明月。”示喻文字所载的佛法经文，都只是指月的手指，只有佛性才是明月的所在。

有……”结构引导的几乎全由概念性名词组成的描述。前者相较之下更易于理解，例如这一此诗篇中广为流传的句子：

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诗和美

这里面用到的意象在诗歌写作中并不少见，唯一可做文章之处在于“酒”一字。在中国的传统诗词里边，这个字用于表达逃避的情感要更甚于“喝点小酒”这样的闲适情感，如“斗酒十千恣欢虐”，“遇酒且呵呵”等句。哪怕是在看似表达悠闲行乐的诗句中，也往往藏匿着对现实的无奈、对人生境遇的感慨情感，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闻名遐迩的小诗。而在现代白话的语境里边，这一含义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

在西方有种说法叫“where the water tastes like wine”，翻译过来就是“彼处水如酒”。这句话用于描述一种类似“桃花源”的场所，带有些沾染世俗的宗教意味。外来宗教中往往强调这样一个“乐土”的概念。在那里有诸多和尘世不同之处，水尝起来也像是酒一般甘美。这种描述已经算是较为委婉的了，古兰经中描绘的天园场景为“金砖、银础、麝泥、珍珠铺地”。不难发觉这种宗教语言和这首诗用于描述“孤独国”的诗文有许多共通之处。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且不论诗人有没有受到这类文本的影响（事实上周梦蝶对于西方古典文学、宗教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涉猎，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提到），在这句诗中的“酒”更加接近于西方语言环境下这一字眼的隐喻。同样举古兰经为例：“……（那里）有质纯不腐的水河、味美不变的乳河、饮者称快的酒河和质地纯洁的蜜河¹⁰……”同样的，在本文划分的第二类中，诗人采用的意象，无论对于“孤独国”的形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作用，都与这种西方宗教文本¹¹的风格类似。

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周梦蝶擅长使用字、词的排列和暗示的手法。也出于此，他的诗有些“难读”。比如在这一部分诗文里边出现的各种意象及相当“反口语化”的语言：

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
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
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

¹⁰实际上这是在古兰经中不同节提到的，此处写在一起为更好阐明“酒”这一意象的含义。

¹¹佛教如果抛却在中国的本土化因素，则也能称作是一西方宗教体系了。

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

这些语言是很有浪漫色彩、十分华美的。一部分来源于所用意象本身，一部分则是来源于他的遣词方式。这里在可以举出他的另一首作品《让》¹²中的一段：

我宁愿为圣坛一蕊烛花
或遥夜盈盈一闪星泪。

其中“遥”是用于形容星，却把语序调整到“夜”之前。后面更是将“盈盈”-“泪”、“闪”-“星”这样看上去更符合用语习惯和逻辑的组合拆分开重排，但即使在审视之下其语言有混乱的特征，这句诗本身呈现出的更多是交错的和谐而非癔症似的迷乱。后者在不少西文诗歌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破除了理性逻辑的交错的和谐也常体现在他诗文的内容上。譬如：

这里白昼幽阒窈窕如夜
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

用看上去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的语言，传达出周梦蝶独特的诗学审美。然而就诗文内容而言，任谁也不敢说他完全理解了“曼陀罗花”、“人面兽”的含义，完全厘清了“猫头鹰”和“眼镜蛇”这两个意象中细微的差别，完全明白了这“吞吐的力”到底是怎样一种力。但这些句子却很自然的触动了读者的心神，令人不自觉的陷入他的讲述中，仿似随他入梦，且越行越深，越见越广，至于“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在第二部分中，诗人徐徐营造出一种身处“孤独国”之中丈量四周的心境。这一心境并未被诗文自身损坏，并一直延续着，最终引向诗文的第三个部分，也正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

¹²收录于诗集《孤独国》中，为开篇第一首。

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皇。

这两句诗明显带着《金刚经》¹³的影子。其中写道：“……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对照经书中的这一哲学性的论断，就能体察出诗人此处的个人体悟。首先是讨论对象的问题，《金刚经》的原文中可以说是同时否定了“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但同时又指出“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这里实际就在传达有一根本的“心”（或者说所谓“本心”）是建立在对三者的否定甚至对自身的否定之上的。而在周梦蝶的诗句中，仅仅是隐去了“过去”和“未来”，并实际上将这二者都归于“现在”。虽说看似讨论对象有差别，但实际都在描述有同一延续的、不区分过去未来的“本心”。再是在讨论内容上，诗人写道过去“伫足不去”，则“过去”实则无法从“现在”里被剥离。换言之，“过去”之存在为“现在”对“过去”之设想。而未来“不来”这一说法，就像是“子弹悖论¹⁴”，根本上还是将“未来”也一并纳入了“现在”里面。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和《金刚经》里的“现在心不可得”有相通之处。但这里周梦蝶并没有作出对“现在”的否认，而是直接讲道：“我是‘现在’的臣仆……”，结合上一句对“现在”地位的拔高，将自己置身于“现在”这样大状态之下的渺小存在。如同“世界微尘里”这种观照自身的方式。但和老生常谈的“吾宁爱与憎”式的认识到自身渺小、保持谦卑甚至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一类结论不同，他紧接着作出这样的陈述：“……也是帝皇。”在最尾一句话，才真正生成出“孤独国”的概念，而诗人自身则自然而然成为“孤独国主”。这一句诗几乎有些豪放派的意味，同时也传达出类似于存在主义派哲学的思想。

在前文对这首诗内容的讨论中，穿插了许多对诗人作诗手法的分析，或者说是对其“诗体”的分析。周梦蝶接触新诗比较晚，且受旧诗的影响，“无法写标准的现代诗”，还曾问过余光中“什么叫标准的现代诗”。不过他口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旧典的大量使用和用语习惯上。《孤独国》这首诗和前文中频繁提到的《桃花源记》不同。一方面，后者在内容上更侧重于社会环境，“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等；另一方面，后者在环境的描述上没有出现这类幻想化的特征。这里再举出同样以向往中的田园生活为

¹³指《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¹⁴内容大致为：子弹在空中飞行时的每一刻都是静止的，那它是如何完成“运动”这个行为的呢？

主题的西文诗歌 *Innisfree*¹⁵ 与《桃花源记》作比较：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通过这种对比不难发现，周梦蝶在《孤独国》中这种对理想之地想往的阐述方式，与其说是类似《桃花源记》，不如说是更类似于西方文学中的相似主题的诗歌。归纳起来讲，尽管周梦蝶常用半文半白风格的语言写作，但他的诗体根本上来讲是非常西化的。在意象的选取上，他往往是中外兼备。而他的诗作又极好的融合了中西诗文的特点：并非盐溶于水这样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而更近似于椒盐之混合，虽粒粒看上去分明，但整体上是和谐的、美的。这一特征在他的诗作《第一班车》¹⁶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哦，请勿嗤笑我眼是爱罗先珂，脚是拜伦
更不必絮絮为我宣讲后羿的痴愚
夸父的狂妄、和奇惨的阿哈布与白鲸的命运

同样也可见于《行者日记》¹⁷一诗中：

天黑了！死亡斟给我一杯葡萄酒
我在峨默疯狂而清醒的瞳孔里
照见永恒，照见隐在永恒背后我底名姓

上面给出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为说明周梦蝶作诗的材料来源之广泛，往往涵盖古今中外，在诗集《孤独国》的其它篇目中也有相当的体现。由于这部诗集的发表，周梦蝶走入大众视野中，被称为“孤独国主”，连他在武昌街摆的书摊也称为台北市的文化景点，引得许多人前往一睹诗人风采。但一个国度倘若不止一人，又如何被称为孤独国？倘使此一国度内人人互相无交流或无理解，又是如何成了一个国度？这个问题就像是有名的

¹⁵ 出自爱尔兰诗人 W.B. Yeats，有著名诗篇 *When you are old* (当你老了) 传世。

¹⁶ 收录于诗集《孤独国》中。

¹⁷ 同样收录于诗集《孤独国》中。

罗素悖论¹⁸：“取一集合，由所有不属于此集合的元素组成。则此集合中元素能否被看做为此集合中的元素？”换言之，这场“曝光”像是一场读者对于诗人自身“孤独国”的入侵。但这是注定的，就像周梦蝶在谈到自己为何参军一事时说道：“大时代一阵狂风把我吹到军营里面，但是痛定思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有其因果。”

¹⁸更易于理解的版本为理发师悖论：“若一理发师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那他能否给自己刮胡子呢？”

3 起述：梦蝶隐去的名姓

就像前文中提到的“曾参杀人”一事，流言的确可畏。尤其在现代的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个人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而流言之四起，除开有心人造势欲图欺人之外，还有民众为满足自己的幻想而自欺。譬如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过世，各路媒体尽显神通，将其刻画为“音乐天才”、“共产主义者”等形象。而尚有不少人欣然接受，加入对坂本龙一的哀悼派对中。更有甚者发文悼念时配图竟然是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这样“哭错坟”的事情屡见不鲜。

同样的，这类事情也发生在周梦蝶身上。他被很多读者看作是“苦僧”，被推上以妄想构建的至善的高台，成了《圣经》里面跟随耶稣的圣人（只不过这里的耶稣换了名姓）。这种观点和他对佛教的倾心有关，或许也和他的个人形象有关。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文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情节。苏东坡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好访寺、与僧人交往，不少僧人的名号也假由他流传了下来。在现代，也能找到同样与周梦蝶在时空上有高度交集的作家白先勇，曾公开表明了自身“佛教徒”的身份。而周梦蝶的诗却从一众诗人中显露出独特的受佛教作品影响的痕迹，这种痕迹不只是体现在思想上，同样在遣词造句等处很浅层的表现出来。这与他自身的文学性脱不开关系。他提到他最中意的经书是《楞伽经》，也是因为里面的句子有其独特的美感。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种美学特征被他领会且消化，最终也融入了他自己的创作中。所以他的好些诗句会被认为是“带着禅意”。他的作品也由此被认为是同佛教文字作品一样，设书立传实际是为了传理传法。并且还突破了传统的宗教窠臼，点明了近似于禅宗的不拘小节的大智慧。

的确，周梦蝶称得上是将他在宗教中的理解和体会融入到了生活和诗里边，但不可忽略的是，他有着相当复杂的人生经历，脱离这些经历去以幻想的视角看待他的诗作是不恰当的。他的诗文也并不是为了追求至高的“理”，更像是诗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周梦蝶十七岁时在河南结过婚，是所谓旧时代的包办婚姻。不管现有的百科如何说他们夫妻和睦，据他所讲他对这段关系是“不快乐”的，但两人育有二男一女。他的母亲看出了他的这种情感，也向他解释了安排这段婚姻的个中缘由：不好驳说媒人的面子（似乎是当地的先生）、以为之后给他找不到媳妇（家庭条件较差）等等。他到台湾之后，也向人讲起过这段婚姻，但说法上有些夸大的成分：“……我和她未讲过三句话……”可见

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虽然依佛法的教导要顺应世事，但不免感到深切的遗憾。有云：“文章憎命达”，这种遗憾和失意，一方面来讲把他的一只脚送入佛门中，一方面也是促使他创作的情感力量。余光中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切中要害的：

“他充满了矛盾、向往、不满足，在诗中补充。在现实世界不自由，而在精神世界逍遥游……”

于是他就这样一头扎到文学的世界里面，“虽然生活困苦，却乐此不疲。”后来他对佛学“如饥如渴”，听经书、读经文，然而这学佛的历程里究竟是学了什么？是学遗憾与无奈？学于事无补？相较于诗文传达的形而上的观点，他对佛学的体会在他给朋友的信里面更能体现出来：

“一九六九年弹指飞逝。综此三百六十昼夜之所为：（单择其可为人道者言之）唯读大智度论一过；听楞严经四卷；作分行小块散文二首；拔蛀牙一颗；医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各愈其十之九：如是而已。”

2014年，周梦蝶疑因胆管结石，住进新北市新店区慈济医院开刀。术后伤口愈合状况不佳，在加护病房观察治疗。同年5月1日下午约3时左右，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享寿93岁。周梦蝶是诗人，一位纯粹诗人的死，不应该引人哀悼或叹惋，只适宜些会沉默、些会思索。而周梦蝶一生，也应着他年少时便倾心的这个笔名：“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佛洛依德将人的本能归为两类，一为“生”本能，一为“死”本能。这两种本能交相驱使着周梦蝶的文艺创作，没有什么比生时对死的幻想更触及人思索的根本，亦没有什么比死后留存的生的痕迹更引人观望永恒。他在《十月》¹⁹中写道：

就像死亡那样肯定而真实
你躺在这里。十字架上漆著
和相思一般苍白的月色

¹⁹收录于周梦蝶的第二篇个人诗集《还魂草》中。

4 结语与致谢

初次选张志云老师的这门中国新诗的课程，是在四年前刚上大学之际。虽然在高中时选择理科并考入天津大学，却一直以来对文学怀有幻想与兴趣，以至于时不时还会有“弃计算机而从文”的妄念。不过我自然认清自己并无天赋，若真做此决定，恐怕前程与热情尽损。粗俗些来讲，便是不愿做那种与妻子离婚去与情人再度热恋的人。大一时每觉困惑无奈，便想起张志云老师课上讲到的“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大四最后一学期，各样琐事焦头烂额。选课之际，无意间注意到这门课改了名字，在学校的框架体系下又能重温旧梦，甚至有始有终，实在百感交集，但更多的还是欣慰。于是就有了这篇草率的文章。

千百昼夜，倏忽而过，而此际回首，触目惊心。不知为何想到《出师表》中的句子：“临表涕零，不知所言。”